

說
庫

第二十四冊

夢
溪
筆
談

祝

庫

第千四百

第千四百

重刻夢溪筆談序

始吾幼時從塾師授中庸至蒲盧注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不覺失笑蒲與盧婦人牧子宜知之文公號博極者何必遠引括言為據即括以葦解盧何異二五解十已讀毛氏詩見其傳螺贏為蒲盧有疑焉及按孔氏疏知為爾雅釋蟲之文明言中庸政也者蒲盧即此是始悟自漢唐以來所更大儒顯門之學如孔氏者不少至括始斷為蒲葦真可謂傑然超世之識宜文公之有取於斯言也少長讀宋史知其為熙寧元豐間人後讀文獻通考知其有夢溪筆談二十六卷且言括好功名城水樂不克貶死而實才高博學多技能音律星歷尤邃自序云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所與談者筆硯而已故以名其書凡十七目蓋通考所引如此貧賤無力又僻處海隅無藏書好事之家求所謂筆談者不可得後乃得會稽商氏裨海此書在焉卷第良是而獨無自序與目蓋雖率爾紀載之語其辯證考究信有非漢唐諸儒所及者顧板刻襲誤舛錯零落之病至不可意會予喜攬此書每歲必一再過然大抵皆闕疑耳前年夏五月奉檄同修上海志與王君昌紀朝夕聯事君祖學憲公圻故松之藏書好事家借得乾道揚州本篇首序目悉如通考所引每攬一條所疑永釋古人謂思誤

書是一樂吾於此書思之十年通之一旦其樂又何如也因悉遵宋本繕寫翻刻略序其由以告同志坡公有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不讀為可惜也吾於斯序平仄感崇禎四年夏六月既望嘉定馬元調序

夢溪筆談自序

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於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聖謨國政及事近宮省皆不敢私紀至於繫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止不言人惡而已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噓不繫人之利害者下至閭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於傳聞者其間不能無缺謬以之為言則甚鄙以予為無意於言可也

重刻夢溪筆談後序

吾既序所以重刻筆談之指客有問及夢溪者因考得其說元豐五年括以龍圖閣學士知延州坐永樂城陷不能救謫均州團練副使徙秀州後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自號夢溪翁著此書蓋潤州圖志丹陽縣東三十五里有金牛山一名經山山東有溪即夢溪括嘗夢至其處謫居得此溪宛如夢中故名夢溪括又有忘懷錄三卷相傳括少有懷山錄可資山居之樂者輒記之及得此溪自謂今可忘於懷矣故易名忘懷或曰元豐中夢上丈人撰非括也要之見其書然後是非乃可辯括又有修城法式二卷熙寧八年括判軍器監時所撰次所言敵樓馬面國敵式樣并申明條約又有良方十卷靈苑二十卷又長興集四十一卷俱求之未得吾少喜聚書十年來既無志進取益聚書為樂家有刻板專用以新易故每僦居遷徙累日不能盡家人輩潛相詆誚讀書不求官多奚以為及偶攷一書輒不具即欲有所尚論無以為資授筆復廢者數矣又聞括兄子翰林學士邁所著西溪集十卷邁弟審官西院主簿邁雲巢集十卷與長興集號三沈集嗚呼安得盡古人之書而藏之而有考必得也哉抑又有可嘆者宋史敘邁與邁為括從弟萬曆中莆田柯主事維騏輯宋史新編覃思

博考易二十寒暑乃克就宜盡糾脫脫之謬卒亦相沿者何哉夫括之父周周之弟
同同子扶扶子邁見臨川集周與邁墓誌其世次至明且易攷嗚呼臨川集家有之
而館閣良史山林大手筆其讀之不能詳到若此然則雖盡得古人之書而藏之尤
在善讀也哉後一日巽甫又序

沈括錢唐人兄邁徙蘇州括以蔭任沐陽主簿縣依沐水即周禮所謂浸日沂沐故蹟久為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渠九堰以節宣原委得上田七千頃復以吳縣籍登嘉祐八年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加龍圖閣學士坐事謫均州徙秀州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卒年六十五括學術浩博文藝深長經史之外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卜諸家無不通練皆有論著喜建事功所著夢溪筆談行於世此姑蘇志名臣小傳謂括與邁兄弟也但馬氏又云沈括字存中有長興集四十卷沈邁字文通有西溪集十卷俱為翰林學士括於文通為叔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為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曰扶扶之父曰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荆公志周與文通墓及遼志其伯父振之墓可考合諸家之說參之當從馬氏蓋兄弟命名偏旁取義相肖古今人皆然沈氏曰同日周一代也曰振曰扶曰括二代也曰遼曰邁三代也則四朝史與姑蘇志之誤無疑矣括坐永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其自序云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於筆則若有所悟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其亦玩世不恭之詞歟虞山毛晉識

余閱苑文穆公志云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蘇郡始大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肖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閒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為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賞省庫羨餘以給公廚今讀湯教授夢溪筆談跋亦云刊行是書以充郡帑以為養士無窮之利二事約略相似不覺為之撫卷而歎夫以吳郡廣陵劇郡繁費乃取給於浣花夢溪二老片紙隻字閒不聞征助之令不見輸獻之苦上恬下熙相忘於無事始信古人用心之不擾民也方今人間願見未得之書豈無百倍於杜詩沈談者乎況伍卒如飢鵬田廬如縣磬倘得天下司鐸師長各就其風氣所嚮留心簡策步趨王琪湯修年故事不惟右文兼可備武是或一道也晉又識

夢溪筆談目錄

卷一 故事一

卷二 故事二

卷三 辯證一

卷四 辯證二

卷五 樂律一

卷六 樂律二

卷七 象數一

卷八 象數二

卷九 人事一

卷十 人事二

卷十一 官政一

卷十二 官政二

卷十三 權智

卷十四 藝文一

卷十五 藝文二

卷十六 藝文三

卷十七 書畫

卷十八 技藝

卷十九 器用

卷二十 神奇

卷二十一 異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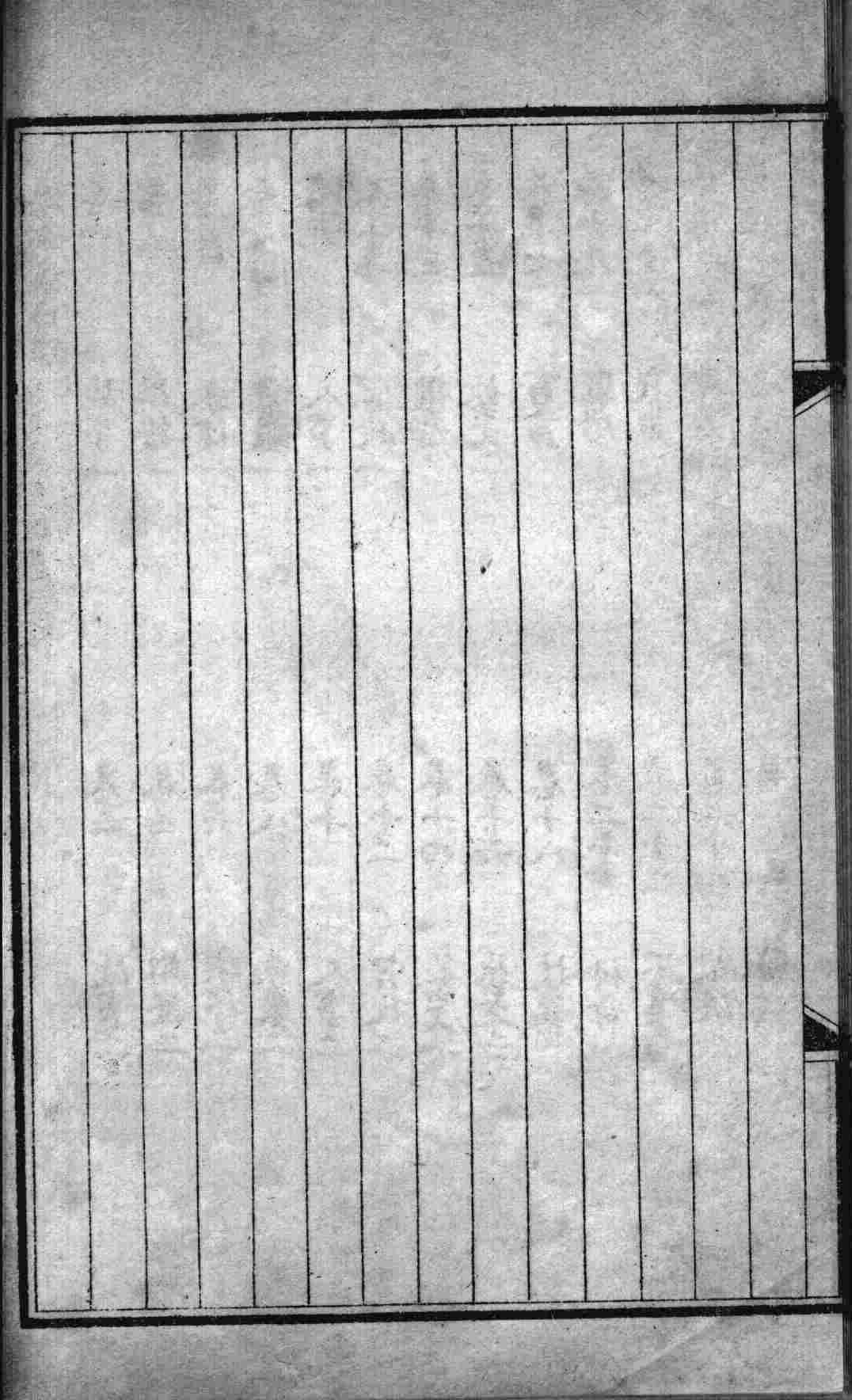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二 謬誤

卷二十三 譏詼

卷二十四 雜誌一

卷二十五 雜誌二

卷二十六 藥議



夢溪筆談卷一

宋 錢塘沈括撰

故事一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於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於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謂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膝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篋。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篋。皆繡亦有銷金者。即古之華蓋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

士已下工伎羣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唯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為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於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然處太宗嘗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具員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為東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舊分立。慶曆賈安公為中丞。以東西對班拜為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序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參用舊制也。

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相承為例。如學士舍人躡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階乘馬之類。皆用故事也。近歲多用靴簡。章子厚為學士日。因事論列。今則遂為著令矣。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靴。靴有鞞。鞞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靴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無所需帶衣。所垂鞞。蓋欲佩帶弓劍。蚡蛻算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鞞。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蹠蹠如馬之鞞根。即今之帶銜也。天子必以三環為節。唐武德止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褻博矣。然帶鈎尚穿。帶本為孔。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幘頭一謂之四脚。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幘頭有直